王侍郎奏議

王侍郎奏議序

嗟乎此吾師王子懷先生奏議稿也先生名茂蔭安徽歙縣人由道光十二年壬辰科進士官至吏部右侍郎此其自御史訖侍郎奏議也先生但以存於家非欲傳於世佩紳嘗鈔而讀之不忍其不傳也佩紳自咸豐六年丙辰公車入都於邸鈔中讀先生奏議卽嚮往之戊午春再入都先生采佩紳名先下顧始常過從欲執弟子禮以先生在位避干謁之嫌遲遲也是秋先生引疾去位乃執禮焉庚申出都搆所鈔先生奏議止戊午去位以前者光緒九年癸未距先生卒十有九年矣晤先生次子銘慎乃得其所

存先生辛酉起用以後者前年乙酉刻於四川藩署分御史任內爲臺稿太僕卿任內爲寺稿侍郎任內爲省稿起用後爲續稿共十卷刻甫竣而佩紳移蘇擕板以行適先生長子銘詔來又得其所存前鈔未盡者刻補遺一卷合爲十一卷也先生德望在天下傳在
國史卽奏議之會見諸邸鈔者亦十有六七何俟佩紳表揚顧佩紳自道光咸豐以來所見名公卿亦多矣而獨奉
先生爲人師蓋功名之人或遠於道德或近焉而不純附託於道德之人或但以爲名高若夫夙夜孜孜以思格君心爲性命以求甦民困爲家事以博采人才爲嗜好其求

諸人非諸人也皆先有諸己無諸己且有有諸己而亦不求諸人無諸己而亦不非諸人者則以其非國計民生之利病也其言也無一非國計民生之言也亦必實見爲可行而後言其爲學也皆切於身心國家之學也凡不切於身心國家者皆不以分其心力其義利判然表裏洞然也無一毫計較遷就緣飾標榜以雜於隱微人所立於天地之道應有盡有應無盡無舍先生其誰歸哉嗟乎曾幾何時即不純於道德而能成功名能附託爲名高者亦寥寥矣悲從中來憂從中來何能已也光緒十三年丁亥冬十一月受業門人易佩紳謹序

王侍郎奏議總目

王侍郎奏議卷一

臺稿上目錄

條議鈔法摺　咸豐元年九月初二日

奏爲敬籌濟用以備採擇恭摺具奏仰祈
聖鑒事臣維用人理財二者固分本末然當務爲急今日之需才急矣而理財亦正不容緩粵西之軍務未息河工之待用尤殷
國家經費有常豈能供額外之用於是部臣又有開捐例之議夫捐例之弊人皆知之豈部臣獨不知之而爲此議耶不得已也臣觀自漢以來不得已而爲經國之計者有二一曰鑄大錢一曰行鈔幣二者之利同而其難以經久亦略相似然臣嘗考鑄大錢如漢元鼎迄明興者數矣曾

不三五年即廢鈔幣之法昉於唐之飛錢宋初因之置便錢務可考者至道末商人便錢百七十餘萬貫天禧末增二十三萬貫計其流行已三四十年交子之法自天聖至大觀行之七八十年會子之法始自紹興行之終宋之世有元一代皆以鈔行明沿用之至宏正間始廢蓋亦行百有餘年是鈔又不能久中之尚可久者也臣見往年議平銀價內外臣工多爲鑄大錢之說因私擬爲鈔法以爲兩利取重兩害取輕計鈔之利不啻十倍於大錢而其弊則亦不過造僞不行而止

國初造鈔歲十餘萬行之亦經十年之久其行也所以輔

相夫不足其止也即以裁成夫有餘
聖神妙用百世可師濟用權宜似莫逾於此顧臣雖擬之
久而不敢上者誠恐奉行不善轉爲法累苟可無需自不
必行若爲不得已之計則芻蕘之愚似宜陳之以備採擇
用是不揣冒昧敬將所擬鈔法十條恭繕進呈伏乞
皇上聖鑒
一推鈔之弊鈔之利自不待言行鈔之不能無弊亦人所
盡曉然知有弊而不能實知弊之所在知弊之所在而不
能立法以破除之則鈔不行間嘗深思切究即古來行鈔
之弊而詳推之蓋有十端一則禁用銀而多設科條未便

民而先擾民二則謀擅利而屢更法令未信民而先疑民三則有司喜出而惡入適以示輕四則百姓以舊而換新不免多費五則紙質太輕而易壞六則真僞易淆而難識七造鈔太多則壅滯而物力必貴八造鈔太細則瑣屑而詐僞滋繁九則官吏出納民人疑畏而難親十則製作草率工料偷減而不一誠能舉此十弊去之先求無累於民而後求有益於國方可以議立法

一擬鈔之值元以前未嘗用銀故鈔皆以錢貫計今所貴在銀而不在錢則鈔宜以銀兩計過重則不便於分過輕則不便於整請定爲兩種以十兩者爲一種五十兩者爲

一種十兩以下則可以錢便之者也十兩以上至數十兩則皆可以十兩者便之百兩以上至數千兩則皆可以五十兩者便之其平色則以庫平足色為准既以便上庫亦以便流通蓋即仿現行庫餉錠式以免瑣碎參差之弊

一酌鈔之數鈔無定數則出之不窮似為大利不知出愈多值愈賤明際鈔一貫至不值一錢於是不得不思責民納銀以易鈔不得不思禁民用銀以行鈔種種擾民皆由此出宋紹定五年兩界會子多至三億二千九百餘萬此所以不行也宋孝宗曰會子少則重多則輕此鈔法之扼要也請仿

國初之法每歲先造鈔十萬兩計十兩者五千張五十兩者一千張試行一二年計可流通則每歲倍之又得流通則歲又倍之極鈔之數以一千萬兩爲限蓋

國家歲出歲入不過數千萬兩以數實輔一虛行之以漸限之以制用鈔以輔銀而非舍銀而從鈔庶無壅滯之弊

一精鈔之製自來鈔多用紙故有楮幣之名既易敝爛尤易造僞今擬仿古者用幣之意請由戶部立一製鈔局先選織造處工人以上等熟絲織如部照之式分爲兩等方尺有五寸者爲一等方尺有二寸者爲一等四圍篆織花紋中橫嵌大清通行寶鈔六字滿文於額直嵌大清寶鈔

天下通行八字漢文於兩旁按每歲應製鈔張數造辦以
方尺五者爲庫平足色紋銀五十兩尺二者爲庫平足色
紋銀十兩選能書吏於鈔中滿漢合璧作雙行書每年擬
定數字每字一千號編爲一簿鈔之前按簿上每張塡某
字某號鈔之後書某年月日戸部奏准大清寶鈔與銀錢
通行使用僞造者斬告捕者賞銀若干兩仍給犯人財產
誣告者坐皆漢書再請飭另鑄大清寶鈔印一顆於中間
滿漢文銀數上鈐以印前某字某號上鈔與簿鈐騎縫印
鈔質必厚實如上等江綢篆文必細緻滿漢書必工楷一
律印文必完整印油必鮮明監造各官有草率不如式者

治以罪禁民間不得私織如鈔花樣有犯必懲再請飭於製鈔局特派一二有心計之員另處密室於每鈔上暗設標識數處所設標識惟此一二人知之仍立一標識簿載明每年之鈔標識幾處如何辨認封藏以便後來檢對其識按年更換以杜窺測一切均不得假手書吏以防洩漏如此則造偽甚難辨識甚易偽造之弊庶幾可杜且綢質較足經久亦不致遽虞斷爛矣

一行鈔之法立法必自京師始如部中每歲製鈔十萬請先以一萬分頒五城御史令傳屬內殷實之銀號當堂將鈔酌為頒發取具領狀由城移送銀庫銀號領鈔准與徵

利每庫平五十兩者止令繳市平五十兩庫平十兩者止
令繳市平十兩限於領鈔後次月隨同庫上收捐時將銀
繳庫銀號領鈔後許加字號圖記花字於鈔之背面聽各
處行用並准兌與捐生作捐項與銀各半上兌餘鈔九萬
酌分各直省大都會及東南兩河交各督撫飭省會州縣
發交錢糧銀號其銀號領鈔亦如京城准與微利庫平止
繳市平將銀於次月繳納各州縣庫領鈔之銀號亦准加
字號圖記於鈔之背面聽各處行用並許爲辦解錢糧與
銀各半解司其有無錢糧銀號之州縣或交官鹽店與典
鋪凡京城之銀號自多捐生兌換外省州縣之銀號有專

爲辦解錢糧者鹽店典鋪亦皆與官吏輙親倘書吏再有需索之弊許該捐生銀號等指名呈究該管官即嚴行懲辦庶幾民情無所疑畏矣

一籌鈔之通京城發銀號之鈔許捐生作兌項則鈔仍歸於部庫庫上每月應放款項除零星散數不可給鈔外如數十百兩以上者部庫均可酌量以鈔搭放凡領鈔者如兵餉馬乾不便分析即可向銀號兌銀散給鈔上有銀號圖記如他銀號未曉即向原加圖記銀號兌換自屬甚便該銀號收鈔仍可爲兌與捐生之用外省發銀號之鈔許其解充地丁則鈔仍歸於藩庫該省每年應撥放款項該

藩司酌量以銀與鈔各半發給領鈔者均令就各州縣錢糧銀號兌換該銀號得鈔仍可爲辦解錢糧之用在各該銀號以銀易鈔既聽各處行用且可爲捐生上兌捐項辦解錢糧並無苦累如或故意勒掯不肯兌換扣減不肯如數許民人指控治之以罪凡民畏與官吏交而不畏與銀號交如此而疑畏之弊益除矣

一廣鈔之利鈔法行之自上原不強民然利輕齎與行遠無成色與重輕較之金銀於民爲便內而順天府五城外而督撫州縣令出示曉諭使民咸知此意聽民人等向銀號兌換行用並聽爲隨處上納錢糧兌換銀錢之用再請

飭發鈔專在省會州縣而收鈔則凡天下州縣必令於城內立一收鈔銀號無論本地異鄉民人有持鈔至者或作交錢糧或兌換銀錢均即如數兌交各州縣收鈔後均可爲辦解錢糧之用如行鈔數年而州縣有並無鈔解充地丁者是該州縣辦理不善使鈔不得通於該處該督撫查明即行參處京外各行鈔銀號均飭於招牌上加鈔字有持鈔至者均即兌換毋許抑勒各州縣解藩庫者均令於鈔正面之旁註明某年月日某州縣恭解至民間輾轉流通均許背面記明年月收自何人或加圖記花字遇有僞鈔不罪用鈔之人惟究鈔所由來逐層追溯得造僞之人

而止如此而民無用鈔之苦矣

一換鈔之法部庫令一人專司鈔之出入每收鈔時必詳審鈔之正反面不必待其昏爛但鈔之背面圖記花字註寫略已將滿者卽付送製鈔局各省收鈔遇有似此者卽作解項解部部庫亦付送製鈔局使民間無換鈔需索之慮各省解部者亦令於鈔正面之旁註某年月日某省解製鈔局於原製鈔簿上對明年月字號註明某年月日銷將鈔截角另貯一庫遇有僞鈔便可對明如係已銷之號而倘有未銷之鈔則取當年製鈔標識簿覈對前後兩鈔何者眞僞立可辨認按僞鈔背面各圖記追究由來則僞

造無不破矣

一嚴鈔之防製鈔行鈔各法非不力思防弊然恐法久而弊仍生再請法行之後不得另有更張致民觀聽惶惑以壞法造鈔之需不得漸減工料致失本來制度以壞法民人有偽造者即照鈔文治罪不得輕縱以壞法如是而壞法之弊庶幾可杜宋臣韓祥有言壞楮幣者止緣變更救楮幣者莫如收減增添料質寬假工程務極精緻使人不能為偽者上也禁捕之法厚為之勸厲為之防使人不能為偽者次也是言得鈔法之精意矣

一行鈔之人自來法立弊生非生於法實生於人顧生弊

之人商民爲輕官吏爲重商民之弊官吏可以治之官吏之弊商民不得而違之也今於商民交易雖力爲設法不經官吏之手然官吏果欲牟利從而需索扣減亦復何難商民兌換一有扣減即不敢用將使虛名徒懸而利不通於上下論者因以爲鈔不可行似非鈔之不可行也保甲社倉良法具在苟非良吏亦終不行是豈法之過與州縣得人則商民奉法督撫得人則官吏奉法是在

聖朝洞鑒之中又不獨鈔爲然矣唯是明臣邱濬謂鈔不可行以用之者無權也故行鈔尤貴稱提有法稱提之法則在經國大臣相時之輕重而收發操縱之庶幾可以經

久
以上所擬十條第就管見所及舉其大綱請
旨飭部院大臣詳悉妥議如可施行再令部臣詳定節目
臣爲急籌濟用起見是否有當伏乞
聖鑒訓示謹
奏
硃批大學士會同戸部議奏欽此

振興人才以濟實用摺 咸豐元年九月二十日

奏爲敬籌振興人才以濟實用恭摺具奏仰祈
聖鑒事臣維治平之道在用人理財二端而用人尤重用非其人財不可得理也顧用人必貴得人而得人尤必先賴作人作人者何舉天下之聰明材力而鼓舞振興之俾務爲有用之學以濟用也聰明材力世所不乏務於有用則用得其力務於無用則用不得其力我
國家雅化作人二百餘年教養之方選舉之法至詳備矣乃立法本善奉行久而寖以失眞積習相沿揣摩工而遂以成俗臣竊見今日之聰明材力悉專致於摹擬卷作小

楷而深惜其無用也自來非常之才有不必從學出者然從學出者千百不從學出者一二卽後漢臣諸葛亮亦有學須靜才須學之言今一專功於墨卷則羣書遂束之不觀專功於作字則讀書直至於無暇二者之廢學以作字爲尤甚而士子之致力則於作字爲尤專合天下之聰明材力盡日而握管濡毫倘安得濟實用臣聞上年

皇上特詔廣言路之時內外大臣亦深以士習空疏爲無用於教育人才挽回風氣疊有奏請顧其教育挽回之術言者多責之教官議者亦遂責之教官夫士子方見墨卷小楷爲梯榮之捷徑雖教官日督以實學亦復何益所謂

所令反其所好民不從也誠欲使庠序之士咸務實學必先使選舉之士皆屬真才是在我

皇上於各途考試之中嚴行覈實於各途考試之外更切旁招使有才者不終淹而無才者無所倖然而承平日久人皆狃於故常習於便安以紛更爲多事以遠慮爲迂圖從而議者必謂

國家取士之制自來不易名臣循吏咸出其中曾無乏才之慮豈至今日而猶待他求但將定例申明自可無庸更議於安常處順之時爲老成持重之見此亦豈不誠然然而臣見今日之天下似未可作晏然無事觀也外則暎夷

之禍心包藏而未知發於何日也內則粵省之賊勢滋蔓而遂以至於今日也山野則有匪河海則有盜隱匿諱飾所不能盡者月或數聞焉治鹽而鹽之利未可必興治漕而漕之費未能盡革治河而河決又見告矣此猶得謂無乏才之慮乎 臣嘗見夷務亟時
成皇帝詔訪才能出眾深通韜略之人而卒無以應矣夫急而求之緩而置之此孟子所謂苟為不畜終身不得也
臣又嘗見內外臣工每遇盤錯輒曰無法夫
國家所以重賴臣工而寵異之者為其有法耳若皆以為無法卽何不思訪求有法之人而用之為天下得人難誠

欲訪求有法之人蓄以待用似非設法以振興之使天下之聰明材力咸務於有用之學不可聰明材力誤用可惜眞實經濟緊期爲難自今而振興之猶慮其緩似不宜仍守相沿之積習而爲整頓之空言百年之計莫如樹人臣自恨淺陋無策以助

國家作人之化謹就管見所及不揣冒昧敬擬五條爲我

皇上陳之

一請鄉會試務期覈實以拔眞才也定例鄉會試頭場制義試帖外二三場試以經文策問原欲於明理之中更求淹貫經術通達治體之才無如近時考官專取頭場首藝

二三篇但能通順二三場苟可敷衍均得取中以故近來
各省刊刻闈墨首藝尚有二三十篇次三藝已屬寥寥至
經策多不刊刻是考官明示士子以為無足輕重也磨勘
官於頭場文藝間有簽議而二三場則絕少是磨勘大臣
又明示考官以為無足輕重也夫不重經策何以辨學之
虛實請
飭諭考官自下屆鄉會試起務以經策並重非經策能出
色者不得拔登魁選入魁選者即刊刻以為多士程式並
將此意令各直省學政教官即行宣示俾士子早知向學
又定例策題以三百字為率而對策每篇滿三百字即可

中式空疏者往往就題敷衍便可完卷請嗣後策題改以百餘字爲率用杜敷衍之弊抑　臣　更有請者道光二十二年兩廣總督祁𡎴奏變通考選遴拔眞才摺內於策問五道請定五門發題曰博通史鑑曰精熟韜鈐曰制器通算曰洞知陰陽占候曰熟諳輿地情形以士子兼通爲難專門較易照從前本經之例於冊內分別塡註議雖未行論者多謂切中時務實足拔取眞才請

飭令部臣檢錄原奏進呈恭候

聖裁

一請

殿試
朝考務重文義以式多士也上年御史戴絅孫候補京堂
張錫庚奏
殿試不宜專尚楷字並請刪去頌聯奏奉
旨交禮部議奏嗣部　臣　於楷字一節似未議及頌聯一節
亦第將舊例申明令貢士敬謹遵照謂浮華既黜而實學
不致淪遺夫士子趨向視乎去取黜浮華拔實學自由讀
卷大臣伏讀乾隆二十五年
上諭廷試士子為掄才大典向來讀卷諸臣率多偏重書
法而於策文則惟取其中無疵類不礙充選而已敷奏以

言特為拜獻先資而就文與字較則對策自重於書法衡文尙待觀人而閱卷時竟先抑文重字可乎等因欽此

聖訓煌煌亦既深切著明矣乃近來

殿試

朝考之後考列前十卷與一等者但傳其字體之工曾不聞以學識傳者考列在後之卷又但聞某書極劣某筆有誤曾不聞以文藝黜者此士子所以專務作字也作字必無間斷而始工讀書遂以荒蕪而不顧上習空疏實由於此請嗣後令讀卷閱卷大臣勿論字體工拙筆畫偶疏專取學識過人之卷進呈

欽定以後即將前十卷與一等卷所以過人之處批明刊
發使天下曉然於
朝廷所重在文不在字庶士子咸知所向至考試試差以
重司衡之選使非學業素裕安能衡鑒不迷乃臣聞考差
者專於詩字求工而文藝似可不講考官如此士子可知
制義且然策問更可想應請令閱卷大臣一併以文義爲
重庶幾能拔眞才

一請遴選歲貢以勗人才也定例各學歲貢以食餼年久
者挨補每次一正二陪嚴加考選正貢不堪准取陪貢及
次陪於挨序之中仍寓遴才之意務取明通淹貫之士將

原卷解部磨勘有文理荒謬者斥革法至善也今則但以正貢充補而所謂取陪貢及磨勘皆具文矣查各學歲貢之外有十二年一考之拔貢有三年一舉之優貢士之得此者較鄉試頗難僥倖盖鄉試僅憑一日之長短而優拔必較歷考之等第士能歷考皆列前茅則其學有素矣請嗣後令各學政於該學當貢之年就各廩生中較其歷考等第以考列優等最多者充貢查廩生由食餼至出貢約須歷歲科試十餘次二十餘次不等應將歷過五次以上者比較未歷五次者不與庶倖進無由而廩生食餼以後益知奮勉貢成均者皆得及時造就即將來選授教職亦

不致有荒疎衰老之員

一請廣保舉以求眞才也上年曾奉

特旨命內外大臣各行保舉矣然所保者皆已登仕版之員而草野未及夫已登仕版則才具終有表見之時若伏處在野或不工制義或力難應舉則雖有懷奇負異之士恐終淹沒擬請令各省州縣並教官留心察訪或博通古今才識非常或專門名家精通一藝或膂力過人膽勇足備者訪驗的實無論士民准於學政按臨時備文將該生所長申送考試學政就所長考試得實文則奏明送國子監武則奏明送督撫標均許官給盤費廩餼國子監與督

撫標考試一年果有過人之能奏明送部引
見隨材酌用不稱者發回原籍州縣教官與民最親訪察
試驗既易真確學政考試猶在一時國子監與督撫標則
期以一年才之真僞斷難朦混抑 臣 更有請者進賢受上
賞所進果有才能應視其才能之大小酌予議敘以示獎
勸倘所進漫無一長則必加以議處以杜干請之弊夫才
不世出原不敢謂在在之有其人然 臣 聞暎夷初至浙江
野人有獲其大船者有獲其頭目者現在廣西團練士民
亦有能出力者則不得謂在野之竟無才也天下之大安
得無才亦在地方有司之留心訪察耳

一請造就宗室八旗人才以濟實用也從來立法必先貴
近貴近者四方之所觀法也我
朝以神武開基其時宗室八旗將相林立文能安邦武能
定國戰無不勝攻無不取用能威震四夷勳垂萬世曾不
屑以筆墨矜能乃近日宗室八旗之人往往沾染時習或
以吟咏誇風雅或以書畫競品題此風沾染日深誠恐筋
力懈弛日趨於弱一旦有事其何以副
國家之任伏讀嘉慶二十一年
上諭本日特召見諸皇子軍機大臣等明白宣諭我八旗
滿洲首以清語騎射爲本務其次誦讀經書以爲明理治

事之用若文藝即非所重不學亦可是以皇子在內廷讀書從不令學制義恐類於文士之所爲凡以端本務實示所趨向等因欽此仰見

聖慮周詳至深且遠臣見宗室八旗類多過人之資稟誠能務乎其大講求兵機將略以爲腹心干城即科第文章曾不足貴何論雕蟲小技應如何造就而振起之非臣所敢妄擬惟賴我

皇上聖神妙用俾以有裨實用爲貴徒尚虛華爲恥將見

人才蔚起追美於

國初之時而四方聞風亦必爭自濯磨求爲有用之學矣

以上所擬五條臣爲振興人才以濟實用起見是否有當

伏乞

皇上聖鑒謹

奏

上諭御史王茂蔭奏請振興人才酌擬五條呈覽其請造

宗室八旗人才歷陳近來積習自係實在情形我朝人才

蔚起宗室八旗文武謀略超越前代良由習尚淳樸不尚

浮華以清語騎射爲本務登進之途原不必盡由科甲蓋

學爲有用之學斯才皆有用之才近來文風日盛留心經

濟者固不乏人第恐沾染時習以文章風雅自詡不思講

求本務殊非崇實黜華之道迭經朕申諭諄諄我宗室八旗大小臣工諒必咸諭朕意嗣後益當奮勉砥礪求為有用之學以備國家腹心干城之選該管王大臣等尤當因材造就俾文事武備各盡其長毋負朕培養教誨之至意餘著禮部議奏欽此

請飭選募豐北災民成軍以備征調摺咸豐二年四月二十六日

奏爲敬陳管見恭摺奏祈

聖鑒事臣竊思軍務未息河工未停二者最爲目前緊要惟徵客兵至數千百里無論其力不足恃而所損已多聚災民至數十萬人無論其情甚可哀而勢尤堪慮現聞八旗挑選健銳火器兩營勁旅未見

諭旨不知將作何用而道路傳言以爲將派員帶赴廣西勦賊若果如此恐非勝算蓋健銳火器兩營原以守衛

神京一旦調赴勦賊安家製裝行糧折乾等項各有所費而沿途供給水陸舟車縱極約束謹嚴究難免於騷擾跋

涉數千里疲憊已甚加以天時之溽暑不同道路之險峻亦異水土不服煙瘴相侵一人病患千人危懼欲其奮勇殺賊難矣所以嘉慶初年勦辦川楚教匪於南山之中勒保奏云健銳火器兩營京兵不習勞苦不受約束征勦多不得力距達州七十里行二日方至與其久留糜餉轉爲累請全撤回京無庸續調當日勒保親在行間目覩情形所奏如此今日之京營如故而八旗子弟較前尤爲脆弱廣西更遠於川楚道路更險於南山調遣以往誠恐非徒無益臣愚以爲莫若化心腹之隱憂爲干城之上選現今豐北停工災民數十萬無所得食豐沛銅碭一帶

爲自古豪傑挺生之地人民强健俗尚競爭當此衆口嗷嗷羣情洶洶之際設有好事生釁者從中煽惑始以擄掠求生繼以抗拒救死公然犯法以逞雖未成謀實能始禍加以毗連之鳳陽潁州諸郡匪徒甚多且横尤恐聞風響應非細故也伏讀雍正九年

世宗憲皇帝諭旨各省中膂力超羣藝勇出衆之輩若聽其棄置無用之地深爲可惜令各督撫等召募揀選咨送兵部揀派官員訓練教習以備軍旅之用等因欽此此在無事之時方欲以爲收拾人心之助又乾隆年間福建布政司德舒奏云人情少有技能必不甘於淪沒果膂力技

勇可觀心思材智出衆顧令鬱鬱閒居精神意氣一無所
事勢必紛紜不靖亦爲無事言之已不可不早爲安置若
素具桀驁不馴之氣適值流離失所之時迫以窮餓必死
之勢恃其猖獗無賴之衆當此之時散之不能拔之即變
誠有不可勝慮者現值
欽差大臣往江南查辦事件擬請即
飭令就便以酌遣軍營之糧餉召募其壯健收拾其智能
災民雖數十萬除老弱婦女以及愚蠢無用之徒外智能
者不過數十壯健者不過數千編爲一軍用以勦賊
國家多一有用之士即災區少一生事之人强而多智者

既奮於功名之路愚而無知者自安於窮困之餘消患未
萌轉移甚便不但京營勁旅可免跋涉之勞而此一支生
力罕幸出死地而入生途尤可冀其感奮圖報建立奇功
也臣愚昧之見是否有當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請飭周天爵先行召募片　同日

再臣聞上年周天爵放
欽差時鳳陽潁州一帶匪徒聞之以為將至安徽斂跡不
出者數月是周天爵頗為强悍之徒所畏服今
欽差大臣由山東而江南到彼尚需時日恐成後著擬請
旨飭周天爵就近在徐州或鳳陽借欵先行召募以安人
心俟
欽差大臣到時再行會同酌辦臣管見所及謹
奏

條陳時務摺 咸豐二年七月十四日

奏爲敬陳管見恭摺奏祈

聖鑒事伏見

皇上臨御二年求言之詔再下又於徐繼畬之奏奉

旨嗣後有言責者諸臣惟當竭誠匡弼朕亦虛懷納受上以實求下以實應庶幾宏濟艱難俾治理蒸蒸日上也等因欽此臣 職任言官責在竭誠而夙夜兢兢懼蹈空言塞責激直沽名之弊又諸臣所言大端略備偶有所見已屬緒餘因敬擬爲緒言四條不揣冒昧敬爲我

皇上陳之

一請密飭內大臣傳諭以息浮言也
皇上御極以來勵精圖治夙夜不遑凡在臣工所共聞見
乃市井細民時或私有論議前奉
諭旨宣示中外並有止謗莫如自修之言
聖上處深宮中闇修慎獨之本衷宜無不曉然於天下矣
乃迄今數月浮言似未盡息夫如採辦梨園喜好音律之
事梨園之來必非一人所過之地尤非一處豈能掩人耳
目今並影響全無在稍有知識者亦斷斷不信有此矣而
愚頑猶未盡解伏讀乾隆三年
高宗純皇帝上諭大學士鄂爾泰等朕自幼讀書深知清

心寡慾之義上年釋服以後雖身居圓明園偶事遊觀以節勞勩而兢兢業業總攬萬幾朝乾夕惕惟恐庶政之或曠此心未曾一刻放逸每見廷臣動色相儆至不邇聲色之戒尤未嘗一日去諸懷也近聞南方織造鹽政等官內有指稱內廷需用優童秀女廣行購覓者並聞有勒取強買等事深可駭異諸臣受朕深恩不能承宣德意使令名傳播於外而乃以朕所必不肯為之事使外間以為出自朕意訛言繁興諸臣之所以報朕者顧如是乎是必有假託內廷之名以惑衆人之聽聞者爾等可密傳朕旨曉諭之果有其事可速行悛改如將來再有浮言朕必究問其

致此之由也等因欽此想見當日之訛言殆與今類因思
今日之浮言恐亦有假託
內廷之名者臣愚伏願
皇上法
祖省躬益儆不邇聲色之戒並飭內大臣密行傳諭毋或
妄有呈進致如乾隆間所稱假託
內廷之名以惑聽聞斯浮言日以息矣
一請於軍機大臣責以重大而寬其瑣細也臣聞坐而論
道謂之三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昔陳平爲漢相兵刑
不知錢穀不對文帝問以所任何職則曰宰相者上佐天

子理陰陽順四時外鎮撫四夷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又

聞唐太宗之責房杜曰公爲宰相當須開耳目求訪賢哲

有武藝謀略才堪撫衆者任以邊事有經明德修立性明

悟者任以侍臣有明幹清愨處事公平者任以劇務有學

通古今識達政術者任以治人此乃宰相之裨益也比聞

聽受詞訟日不暇給安能助朕求賢哉由此思之宰相之

責固自有其重且大者矣顧昔之重且大者責在宰相而

今則在軍機大臣

國家特設此任原以贊襄密勿參畫機宜以輔

皇上之用人行政方今粵匪未平河決未合吏治不振盜

風不戢人才不興庶務不治凡屢經
諭旨再三申儆而未見興起者要皆有所由然此
皇上所宜以探本窮源起靡振惰責之軍機大臣而亦大
臣所宜引爲己責者然而陳平惟不知錢穀故能出奇計
房杜以日不暇給卽難助求賢今軍機大臣皆管部務且
有兼兩部者一部之務日恆近百件若戶刑兩部事務則
日恆數百件不閱而畫則心難安閱而後畫則勢難徧人
惟神志定靜極深研幾唯深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故能
成天下之務周公之聖一事未合猶竭日夜之思倉猝以
迫之繁瑣以擾之欲其無遺慮難矣臣見諸臣章奏及外

間議論或以天下多故歸咎軍機大臣而不知處其任者實亦匪易伏思部中之稿有須司員面請酌定而後辦者則緊要事也有先辦而後手畫者則雖關支放而實照例者也有辦而歸堂期者則照例常行事也緊要之事日不過數件或十數件餘則皆例行之事臣愚以為凡軍機大臣之管部務唯事關緊要須酌定者司員必面回呈畫其餘照例手畫并堂期稿件有在署各堂畫定可否毋庸閱畫於部中瑣細之事少一分紛擾即於樞密重大之務增一分心力即退直有餘閒或思樞務何者尚有未安何者尚有遺漏如古人之書思對命以備進奏或接見官屬採

訪輿論體察人才訪求吏治以備
皇上採用似亦翊贊謨猷之一助寬其瑣細正可責以重
大是否於樞務有益伏乞
聖裁
一請責臣工以令之必行也臣聞君主出令臣職奉令書
曰令出惟行傳曰令重則君尊故凡人君發號施令唯當
慎持於未出之先不宜輕格於既出之後
皇上於臣工章奏凡有裨國計民生者無不立見施行然
而
皇上之誥誡雖極諄詳部議之科條雖極嚴密在

聖意之已見施行者在天下似尚未見施行也伏查道光
三十年
詔求直言之後升任御史王本梧首奏浙省水師廢弛奉
旨通飭沿海督撫而上年之洋盜肆擾即在浙省升任御
史黃兆麟條奏營務弊端奉
旨嚴諭各督撫提鎮而營汛之不力盜匪之紛出具見各
省諸如此類難以悉舉而更有至近而易見者如上年通
政司使羅惇衍奏崇儉禁奢一摺
皇上諭旨亦至肫切矣禮部頒行規條已經數月矣問京
城奢靡之風亦少易乎在禮部以爲奉

旨須行規條但將規條一須告示一出即無餘事在各衙門不過添一層案牘多一番轉行於風俗安有整頓此近在目前者尚如此況其遠且大者乎臣以爲凡此皆由臣工奉行之不力於奉

旨之初未嘗思能行之法於不行之後不更求可行之方何則立法必貴能行有嚴而不行者如禁煙之不准訐告而必定斬絞是也有寬而不行者如禁奢之但有規條而並無稽察是也此所謂未嘗思能行之法也至於不行之後果欲其行豈遂無術而今則皆聽之矣誰復思可行之方乎臣非爲一事惜也臣實懼夫

詔令之行上下輕玩一事如此事事皆然
朝廷力求整頓而臣庶若罔聞知也夫致治綱維端由
詔令令有不行則天下不可得而治且不行於遠猶可言
也不行於近不可言也伏願
皇上首即一令始自京師期以必行飭令該管衙門議法
必期於能行既行必期於能效如奏行不效必責令推求
所以不效之故另行籌議如不效而飾奏有效一有敗露
即嚴加懲治自近以及遠自易以及難一方行然後四方
可漸行一事舉然後百事可漸舉而其要必端本於
宸衷之果斷而以信賞必罰濟之有不令令則必行而後

已有不禁禁則必止而後已日求所以振因循斯因循罔不振日求所以破欺飾斯欺飾罔不破如是而一令之出臣工莫敢怠忽黎庶莫敢輕玩而整頓庶幾有基矣

一請嚴禁州縣假勸捐以肥己也上年戶部奏請准商民出貲助餉此誠國家保衛民生不得已之計部臣亦深慮州縣抑勒吏胥需索行文各省如有此項情弊即行據實嚴參乃 臣聞山西州縣有藉勸捐爲肥己者如富民願捐五百必勒令捐一千迨至遵捐一千則又止令書五百其餘五百但令繳納不令登寫明爲公捐暗飽私囊省城大吏間有風聞從

加詰問謂某某聞捐若干何以止此應令繳足在大吏意在責其入私者之歸公而不欲明言倘州縣則更借上憲之責已者以勒民而復令偕出富民深懼抗違轉益滋累委曲隱忍蠹國病民莫此爲甚其餘或因繳捐項勒出津貼或得受贓私免其抑勒甚至抑勒已甚民有至縣堂自盡賴救而免者種種情形不一緣民多畏累既不敢輕露地方人名而事屬營私又無從得其實在證據是以未便指參而既有此風聞即難保無其事且山西如此他省恐亦不免如上月江蘇錫山縣文童周鳳樓京控官用印帖派捐經費私押斃命一案在道光三十年彼時並未勸捐

倘有假公勒捐致斃人命之事現在奉有勸捐部文官役更不知如何逼勒又上月奉
上諭飭各省勸捐義倉在
皇上以義倉之設最爲便民善政不憚申諭再三且令體察地方情形妥爲籌畫原非强以一律辦理而各督撫或意存討好則勢在必行各州縣或意存營私則民益滋累伏念勸捐兵餉現尚未集若復勸捐倉穀恐民力未逮且東南各省連年因災勸捐勸賑已甚拮据尤恐辦理匪易富民爲地方元氣事多倚辦若不養其餘力則富亦立窮昔唐虞授受不過數語而於四海困窮致兢兢焉伏乞

皇上嚴飭各督撫於勸捐兵餉務宜時加訪察儻州縣有
抑勒貪婪情事卽行嚴參治罪於勸捐義倉務令體察情
形如難同時並舉卽行奏明緩辦以副
皇上子惠元元至意
以上四條臣管見所及是否有當伏乞
聖鑒訓示謹
奏